

宗教·哲学·人伦

——中西死亡观在抒情诗中的反映

曾令霞

(佛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一般认为,在宗教背景观照下西方社会在死亡观上具有浓厚的彼岸性,因而轻视现世向往死后的超验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则具有鲜明的世俗性,因而刻意于生命的存留和现实生活的经营。但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以中外抒情诗为例,在死亡观上西方社会不仅有宗教上的感悟,也有哲学上的思考,中国传统社会不仅有儒家的慷慨,也有道家的逍遥。而两者都具备的则是对人伦亲情的悼念与缅怀。

【关键词】中西方死亡观;抒情诗;宗教;哲学;人伦

【中图分类号】B0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96-04

在人类的诗歌史上,以死亡作为题材的诗篇不胜枚举,这些死亡题材的诗歌记载着人类对生存与死亡等问题的困惑不安与哲学思考,同时也表达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态度。生死问题是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哲学的理性与宗教的玄虚是人的意识存在的两个据点。诗人在对死亡进行吟颂时,有生之恋,有死之惧,有归属的幸福,也有失去的痛恸。它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呈现,而宗教在这种呈现中只是在或不在的背景。一般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来源于生死观的差异,因为西方基督教文化具有浓厚的彼岸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具有鲜明的世俗性。基督教信奉死后有一个生命更新的天堂,因而轻视现世,向往超验的死后世界。中国则注重生死的经验事实,缺乏对超验的美好终极归属的构造,因而刻意于生命的留存和现实生活的经营。这种观点在中西方社会、文化比较中几乎成了定论,但是,在我们阅读了大量的关于死亡的中外诗歌后,发现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对于死亡,西方诗歌里有基督教的豁达,也有哲理的思考;中国诗歌则有儒家视死如归的豪迈,也有道家戏游于天地的逍遥,而两者都具有的则是对人伦亲情的悼念与缅怀。下面我们就中西死亡观在诗歌表现上的异同作一次具体的分析。

一 死亡观在西方抒情诗中的反映

在西方“智性”文化的背景下,“生”与“死”被众多的哲人、诗家纳入了思考的对象,英国文人泰勒(Jeremy Taylor, 1613—1667)认为“死是一门伟大的艺术”,人在世的时候就要学习,准备圣洁之死;如果不做准备,或准备的不完善,这个错误就无法纠正,因为人只能死一次。费尔巴哈曾断言:世上若

没有死亡这回事,也就没有宗教,在本质上,哲学和宗教都是人面对死亡所产生的死生智慧。到后来,存在主义学者萨特在《墙》中形象地阐释出:“死亡是表现存在的最好方式。”总之,无论以死为参照对生做出哲学的思考,还是以“生”为过程,将“死”作为最好的终结都是死亡学者、诗人自我的意识取向。西方诗歌中对于死亡的吟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归于宗教的怀抱

古希腊人说人生是一个水泡,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为其他,只是为了能死去才生;人在罪孽中诞生,须得早日葬入泥土。基督教里的“天堂”是每个身负“原罪”的教民的最终归属,而个体与“天堂”之间的通道便是“死亡”,对天堂的向往就成了对死亡的憧憬。“死亡”成了西方众多诗人笔下的颂歌,而颂歌的背后即是宗教对人玄迷的牵引,“在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好的境界”。^{[1] P28-29}

美国诗人W·惠特曼在《当我看到农夫耕田时》(AS I WATCH'D THE PLOUGHMAN PLOUGHING)一诗中这样写道:当我看到农夫耕田时,/或看到播种者在田间播种时,/或收获时,啊,生与死哟,/我在那儿也看到你的楷模;/(生,生是耕种;死则是相应的收获。)

在这首诗里,瞑目即不见万物的“死”成了如农作物一样顺其自然的“Harvest”,其间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如果每一种死亡带给人的感觉都是如此幸福的话,那么“死亡”又何所惧呢?基督教对在死亡面前的脆弱一一进行包容,并给

人指出一幅美丽的“天堂”图画。美国意象派的前驱,女诗人狄金森就对在基督“爱”的牵引下的死亡进行了一系列的歌唱。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死神的马车带着“我”经过了童年的校园(school),成年的稻田(the Fields of Grazing Grain)以及老年的落日(the Setting Sun),进入了永恒(Were toward Eternity——),在她的《我到过天堂》一诗(I Went to Heaven)中永恒的天堂得到了具体的描绘:

I went to Heaven/Twas a small Town/lit-with a Ruby/lathed-with Down/Stiller - than the fields/At the full Dew/Beautiful - as Pictures/No man drew.

People-like the Moth/of Mechlin - frames/Duties - of Gossamer/And Eider-names/Almost - contented/I - could be/Mong such unique/Society

在这首诗里过于自闭的狄金森对天堂作了童话般的涂抹,其中关于天堂里的义务(Duties)、独一无二的社会(Unique Society)以及满意(Contented)的表述表明她对自己视野以外的现实尘世的一种厌倦和轻视。红宝石(Ruby)、露珠晶莹的田野(the fields At the fall Dew)、图画(picture)、居民(people)等意象的组合则为天堂(Heaven)的图象做出了最美的诠释。表现此类题材的诗人还有其他如莎士比亚、劳伦斯、波特莱尔、维昂等等,他们也对死亡进行了宗教关怀,视死为福则成为他们的共同感念。

(二) 以哲理烛照死亡

苏格拉底把哲学定义为“死亡的准备”,叔本华则认为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这样的死亡观是西方思想具有悠久的内在反思批判传统的体现,以“死”来反映“生”,纯生物意义的“生”则被赋予了意义。在对“生”与“死”的反思中,诗人,哲学家们将基督教当作了批判的对象。尼采认为,“基督教的‘原罪’完全是人类病态的自暴自弃。基督教的‘怜悯’乃是敌视生命,让人抑郁,它阻碍了发展规律,妨碍了淘汰律,它保存了行将毁灭的东西”。^{[2]P241-243}“加缪决不同意把希望寄托于将来,不希求什么永恒与舒适,不惧怕飞跃产生的危险。穷尽现在——不欲其所无,穷尽其所有,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3]P119}在这样的反宗教的思潮下,诗人们纷纷将创作指向了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人“生”的意义。

英国诗人J·谢而利的《死亡使人平等》是对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社会的质问:“当死神冰冷的手放在国王们头顶:权杖与王冠 终久要倒翻,它们将同卑微的长曲镰和铁锹,不分高低,同样在尘土

中长眠……”在这首诗里,“死亡”成了衡量以“人”为本的平等标尺,也道明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哲理。W·B·叶芝的《死亡》(Death)一诗这样写道:

Nor dread nor hope attend /A dying animal/A man awaits his end/Dreading and hoping all/Many times he died/Many times he rose again/A great man in his pride/Confronting murderous men/Casts derision upon/Suppression of breath/He knows death to the bone/Man has created death.

诗人在这里阐述了一条哲理:有生命的动物不知道有一天它要去死,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死亡。人,不管是惧怕还是渴望死亡的到来,总是意识到死亡的存在,所以“是人创造了死亡”(Man has created death)。著名死亡心理学家凯斯腾胞姆指出:“一个人只有意识到死亡,才能达到完善,在这样的努力下,一个人就试图寻求生活的意义和度过自己的一生”。^{[4]P16}

其它如邓约翰(英)的《死神莫骄妄》、W华滋华斯(英)的《我们共七个》、J·济慈的《死亡的恐惧》等等都是关于死亡思考的不朽名篇,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

二 死亡观在中国抒情诗中的反映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诗歌传统的国度,从古典诗歌滥觞《诗经》、《楚辞》到现代新诗,其间包含了对人间万象的状摹与吟唱,“生”与“死”作为人类共同的起始与结局同样地引起了中国历代诗人骚客的追问与反思。与西方相比,中国诗歌在对死亡的吟唱中流露出两种取向:一个是积极快慰的儒家精神,一个是无为逍遥的道家情致。

(一) 儒家的慷慨与忧郁

儒家强调:“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孟子·离娄),因而在个体死亡与道德理想的关系问题上就极力主张个体应当为了家国、社稷而大无畏地献身,而且将这种献身的精神张明于天下,这样个体死亡便被赋予了价值与意义。“死”而不朽的精神诱导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死亡之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在儒家看来,“立德、立功、立言”是“仁人志士”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曹操在《龟虽寿》一诗中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正是认识到了生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渺微,因此诗人期望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质量来,乃至“发奋忘食,乐以忘忧,曾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卫灵公》)他在死神的脚步下抢时间,努力建功立业,完成历史的使命,让自身名垂

青史。曹操这样的功名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家诗人,宋代文人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传金圣叹临刑之日,面对漫天的大雪吟咏了一首诗:“天公丧母地公忧,万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这首诗是诗人自己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也是儒家“天地精神共往来”思想的体现。

另外,中国诗歌里有大量的伤春、悲秋题材,“春华”、“秋月”等意象带给诗人的感悟是对生命意识的悲歌,而生命意识的悲歌则来自于人在儒道社会中的“无用”与“无为”。“君子的政治失意产生出诗人的诉歌,这正是儒家道德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基本特色;士与诗人身份的奇妙组合,是中国诗人的基本形象。诗首先是历史的政治意志失败的自我安慰”。^{[1]P106}所以,此类死亡题材的诗歌偏向于消极。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夕阳”、“黄昏”这两个意象则是诗人“壮志未酬”而“人生迟暮”的情感投靠,在“尔木已拱”的岁末,死亡的威胁与政治的弃离共同酿造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杜甫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中写道:“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在“生不成名身已老”与“白日速”的对比中,素有抱国大志的杜甫怀才不遇而“老之将至”,这种沉郁、哀壮之情可见而知。此类诗还有孟浩然的《岁暮归南山》、李贺的《浩歌》、李商隐的《落花》等等。

(二) 道家的逍遥与豁达

彻悟生命形成及本质构成,使人之心灵与天地周流不息的大道合而为一,将“生”与“死”归顺于物化。力求超脱尘世的功名欲念,在天地之间寻找绝对自由的“逍遥”,从而领略齐生死的洒脱与痛快,这便是道家的终极理想。庄子关于气聚气散的生死观超越了对“生”的留恋而欣悦于“死”,庄子死妻击盆而歌的典故是他对只是改变了存在形式的不死灵魂的佐证。《至乐篇》则代表了他“悦死恶生”的观念。这与基督教在上帝之爱牵引下的西方生死观有相同之处,但灵魂的归属却有所不同,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存于天地之间”。庄子的思想成了众多怀着同类理想的诗人的精神指引。汉代文人贾谊的《鹏鸟赋》里有两句话:“其生兮若浮,其死若休”,生在他的道家思想里就象飘浮在海面上,而

“死”则象休息,没有一点哀婉痛惜。

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里,士大夫有两条路可以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白的诗歌在这两方面都有体现。后期的李白将思想偏向向了出世的道家,他的诗歌流露出人生如梦、齐一万物的避世思想。在《襄阳歌》中“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表明了自己放诞不羁,醉侃死生的齐物观。宋代的苏轼中晚年处于逆境时,释道思想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既而读《庄子》,喟叹曰:‘吾当有见于中,味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先生墓志铭》)老庄的思想同时也表现在他被贬的情绪里,这种情绪带着他天上人间地四处游弋,一生的流离愁苦都化解在了自然的一草一木里,超越了功名、超越了生死。苏轼的词《临江仙》是他道家生死观的突出表现:“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将在政治旋涡中所受的创伤化解在了江河的波声水浪之中,生与死也交给了岁末的舟子渔歌,“身非我有”的名利观则化为乌有,无需再“思虑营营”(《庄子·庚桑楚》)。

中国现代诗歌的死亡观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哲学的反思几个方面,儒、道思想渐渐退了潮,死亡的哲学思考成为了有意的人生的指向。

三 人伦亲情类死亡题材抒情诗的中西异质同构

在中、西方表现死亡的诗歌中最能触动人心弦的便是悼忘诗。诗人们或为痛失亲人绝望呼号,或为爱侣的辞世而挥毫洒泪,或为挚友的仙世而扼腕悲叹,死亡在这里成了诗意的凶手。它对生命的掠夺给予诗人的便是深深的痛恻。在人伦亲情上,中西方的情感是共通的。俄国的M·莱蒙托夫以《诗人之死》来悼念普席金;中国的鲁迅为范爱农落水而死作了《哀范君三章》;美国自白派诗人安·赛克斯在《死者所知的真理》中对先后去逝的父母进行了悲痛的悼念。英国弥尔顿所作的《梦亡妻》,中国有苏轼的《江城子》。《梦亡妻》与《江城子》是中西方悼亡诗的杰作,在我们细读这两首诗以后,发现中西方诗人面对妻子的死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和使用的诗歌手法是何等的相似。下面我们将这两个作品作一次比较。

ON HIS DECEASED WIFE

John Milton

Me 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rought to me like Aleestis from the grane/ Whom
Joves great Son to her glad Husband gave/ Rescu'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Mine as
whom washt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Her face was veil'd,yet to my fancied sight/ Love,
sueetness,goodness,in her person shin'd/So clear,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 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enclin'd/ I wak'd ,she fled,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

江城子

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
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两个作品都是用梦的形式来实现诗人与亡妻在“别处”的重逢，这种重逢是对爱人离世之伤的补疗，诗人在短暂的梦境中获得了极大的宽慰。弥尔顿作此诗时已失明6年，在诗中却用了“Full sight of”一词，而且他对于妻子在天堂里圣洁、温柔形象的一系列视觉表述向读者传达出了他多么急于见

到亡妻的心情。对于一个盲者来说，只有梦中的忘妻才能给他带来有视觉感应的光明世界，而梦是短暂的，诗人最终捉住的仅是一个空冷的怀抱(Shed)，现实的白昼再度成为诗人的双重黑夜。诗中的“as in no face me more delight”使人非常自然地想到唐诗人元稹的《离思》(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两位不同地域时空的诗人在情感的全心投入后，心不再有所属的感悟得到了交流。同样，梦中的苏轼与亡妻透过窗帷相见了，仿佛从前一样，王弗正在梳理她满头的青丝，而观望中的苏轼在梦里存着现实的理智，他们隔窗相望的距离即是“生”与“死”的距离，这种距离给人的是任凭怎样呼唤都没有回应的绝望，所以诗人与亡妻“相顾无言，惟有有泪千行”。相比弥尔顿的诗，苏轼采取了“虚”与“实”一进一出的交替写法，有梦醒的感悟，有梦里的忧伤，抒情与记叙相互映衬，营造出了痛彻心肺的哀婉氛围，这种氛围感染了历代无数的读者，《江城子》也成了代代传颂的千古绝唱。

中与西的死亡观在诗歌中的体现有异、有同，而各自在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历史性的个性展现则共同丰富了中西诗歌领域的内容。以“死”来反观“生”，诗则成了“死”与“生”的诗性、哲学性的传达。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M].上海三联书店,2001.
- [2]彭越,陈立胜.西方哲学初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3]杜小真.含着微笑的悲歌——译后记[A].西西弗的神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4]靳凤林.窥视生死线——中国死亡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Human Relations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 of Death Reflected in the Lyric Poem

ZENG Ling-xia

(Chinese Department,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concept of death in Western societies is with a strong jenseitigkeit under religious background. Therefore, real world is made light of and people yearn for the transcendental world after death. But there is a clear secularit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us people concentrate on life maintenance and real-life operations. But this is just a general statement. Taking Chinese and foreign lyrics for example, the concept of death in Western societies is not only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but there is also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ere is not only Confucian generosit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but also the Taoist carefreeness. What are in both is the family's mourning and memory of human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 of Death; Lyric; Religion; Philosophy; Human Relations